堯山堂外紀/卷0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堯山堂外紀

◀上一卷

卷三十四

下一卷▶

卷三十四 • 唐

文宗涵

〈性嗜蛤蜊，一日，御饌中有劈不開者，焚香禱之，乃開，見菩薩形具足，賜興善寺。〉

大和末，帝誅王涯等，仇士良愈專恣，帝惡之，雖登臨游幸，未嘗為樂，或瞠目獨語，左右莫敢進問，因題詩曰：「輦路生春草，上林花滿枝。憑高何限意，無複侍臣知。」一日看牡丹，或吟曰：「折者如語，含者如咽，俯者如愁，仰者如悅。」吟罷，方省舒元輿詞，不覺嘆息，泣下沾衣。

開成中，裴晉公以病丐還東都，帝命盧洪宣諭曰：「為朕臥護北門也。」上巳曲江賜宴，群臣賦詩，帝遣中使賜度詩曰：「注想待元老，識君恨不早。我家柱石衰，憂來學丘禱。」仍賜御札曰：「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，故令示此。卿疾未瘥，可他日進來。」御札及門而度薨。

文宗御宴，宮妓沈翹翹舞《河滿子》，其詞云：「浮雲蔽白日。」文宗曰：「汝知書耶？此是《文選》第一首，念君臣值奸邪所蔽。正是今日。」乃賜金玉環，遂問其由，翹翹泣曰：「妾本吳元濟女，沒入掖庭，易姓沈，因配樂籍。本藝方響，乃白玉也。」因奏《梁州曲》，音韻清絕，上喜謂曰：「卿欲歸宮禁？欲適人？」翹翹不對。上知其意，乃選金吾判官秦誠聘之。出宮之夕，宮人伴送，花燭之盛，皆自天恩。數年後，誠使日本久不歸，翹翹執玉方響登樓，自為一曲，名《憶秦郎》云。

柳公權

〈字誠懸，公綽之弟。當時，大臣家碑志，非其筆，人以子孫為不孝。外夷入貢者，皆別署貨貝，曰：「此購柳書。」唐朝，歐陽詢《化度寺碑》，虞世南《孔子廟堂記》，柳公權《陰符經序》，三公以書名，三碑又最精者。〉

文宗時，柳公權充翰林學士，從幸永安宮，苑中駐蹕，謂公權曰：「我有一喜事，邊上衣賜久不及時，今年二月給春衣訖。」公權前奉賀，上曰：「可賀我以恃。」宮人迫其口進，公權應聲曰：「去歲雖無戰，今年未得歸。皇恩何以報，春日得春衣。」上悅，激賞之。〈公權為學士日，每玉堂召對，蠟燭見跋，宮人以蠟揉紙繼之。〉

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，曰：「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」柳公權續曰：「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」諸學士屬和，帝獨諷公權兩句，令公權題于壁上，字方圓五寸，帝視之，嘆曰：「鐘、王複生，無以加矣。」〈公權嘗以隔風紗作《龍城記》，及入朝，名品號錦樣書以進，上方御剪刀面、月兒羹，即命分賜。〉

武宗朝，柳在內庭，上嘗怒一宮嬪久之，既而復召，謂公權曰：「朕怪此人，若得學士一篇，當釋然矣。」目御前蜀箋數十幅授之。公權略不佇思，而成一絕曰：「不分前時忤主恩，已甘寂寞守長門。今朝卻得君王顧，重入椒房拭淚痕。」上大悅，令宮人上前拜謝之。

柳誠懸常貯盃盂一笥，滕緘如故，而所貯物皆亡，奴妄言叵測者，誠懸笑曰：「銀杯羽化矣。」不復詰。

楊敬之

〈字茂孝。文宗命為祭酒兼太常少卿，是日，二子戎、載登科，時號楊家三喜。〉

項斯始末為聞人，因以卷謁楊敬之，楊苦愛之，贈詩云：「幾度見詩詩盡好，及觀標格過於詩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處逢人說項斯。」未幾，詩達長安。明年擢上第。

王彥威

〈洪文館舊不置學士，文宗特置一員，以待彥威。〉

長安舊俗，以不歷臺省出領廉車節鎮者，率呼為粗官，大率重內而輕外。王彥威有詩，刻石宣武軍鼓角樓曰：「天兵十萬勇如貔，正是酬恩報國時。汴水波瀾喧鼓角，隋堤楊柳拂旌旗。前驅紅旆關西將，坐間青娥趙國姬。寄與長安舊冠蓋，粗官到底是男兒。」彥威自太常博士出辟使府，至茲鎮，故有是句。

劉得仁

〈咸通間，宰臣張文蔚奏名儒不遇者十餘人，請賜一官以慰地下，得仁其一也。〉

劉得仁，貴主之子，自開成至大中三朝，昆弟皆歷貴仕，而得仁苦於詩，出入舉場三十年，卒無成。常自述曰：「外族帝王是，中朝親故稀。翻令浮議者，不許九霄飛。」既終，詩人競為詩吊之。

得仁《悲老宮人》云：「白髮宮娃不解悲，滿頭猶自插花枝。曾緣玉貌君王愛，准擬人看似舊時。」

杜牧

〈字牧之，時稱小杜，以別杜甫。為睦州刺史，訟簡刑清，號紫薇太守。揚州蘇隱夜臥，聞被下有數人齊念牧《阿房宮賦》，聲緊而小，急開被視之，無他物，惟得虱十餘，其大如豆，殺之即止。〉

杜舍人牧，弱冠登科，名振京邑，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，至寺中，有禪僧擁褐獨坐，與之語，玄言妙旨，咸出意表，問杜姓字，又云：「修何業？」眾具以對，且以累捷誇

之，顧而笑曰：「吾皆不知也。」杜歎訝，因題詩曰：「家在城南杜曲傍，兩枝仙桂一時芳。禪師都未知名姓，始覺空門意味長。」

大和末，牧佐宣州幕，有湖州刺史崔元亮為設宴，張水嬉，兩岸觀者如堵，忽有里姥引髽髻女十餘歲，真國色也，牧命至舟，姥、女皆懼，牧曰：「且不即納，當為後期。吾十年後必為此郡，不來，乃從他適。」後大中三年，牧乞守湖州，比至，則十四年，女從人已三載，生二子矣。牧悵然賦詩曰：「自恨尋芳到已遲，往年曾見未開時。如今風擺花狼籍，綠葉成陰子滿枝。」

杜牧為宣州幕時，有酒妓肥大，牧贈詩曰：「盤祖當時有遠孫，尚令今日逞家門。一車白土將泥臉，十幅紅綃補破示昆。瓦棺寺裏逢行跡，華岳山前見掌痕。不須啼哭愁難嫁，待與將書問岳神。」〈牧同時，澧州酒糺崔雲娘形貌瘦瘠，每戲調，舉罰眾賓，兼恃歌聲，自以為郢人之妙，李宣古當筵一詠，遂至鉗口。詩曰：「何事最堪悲，雲娘只首奇。瘦拳拋令急，長嘴出歌遲。只見肩侵鬢，唯憂骨透皮。不須當戶立，頭上有鐘馗。」又陸岩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云：「自道風流不可攀，那堪蹙額更頹顏？眼睛深卻湘江水，鼻孔高於華岳山。舞態固難居掌上，歌聲應不繞梁間。孟陽死後欲千載，猶有佳人覓往還。」〉

杜牧之既為御史，久之，分務洛陽。時李司徒愿罷鎮閒居，聲伎豪侈，嘗開筵集朝士，以杜持憲，不敢邀致，杜遣座客達意，願預斯會，李不得已邀之。杜獨坐南行，瞪目注視，問李云：「聞有紫雲者孰是？」李指示之，杜凝睇良久，曰：「名不虛得，宜以見惠。」李俯而笑，諸妓亦皆回首破顏。杜乃自飲，起吟曰：「華堂今日綺筵開，誰喚分司御史來？忽發狂言驚四座，兩行紅粉一時回。」氣意閒逸，旁若無人。

初，牛奇章帥維揚，杜牧之在幕中，每夜出狹斜痛飲，酣醉而歸，奇章常令人潛護之。及牧之拾遺召，臨別，公因以縱逸為戒，牧之初猶抵飾，牛命取一篋以示，皆每夜街吏所報杜書記平善帖也，杜始愧謝。後牧自以年漸遲暮，常追賦感舊，詩曰：「落魄江湖載酒行，楚腰纖細掌中輕。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幸名。」又曰：「　　光船一棹百分空，十載青春不負公。今日鬢絲禪榻畔，茶　　輕颺落花风。”〈奇章公卒，牡為誌，極言其美，報所知也。〉

魏扶

〈大和中進士。〉

魏扶知禮闈，入貢院題詩云：「梧桐葉落滿庭陰，鎖閉朱門試院深。曾是當年辛苦地，不將今日負初心。」及放榜，無名子削其「梧桐」「鎖閉」「曾是」「不將」二字，為五言詩以譏之。

范鄴

劉郇伯與范ガ郎中為詩友，范曾得一句云：「歲盡天涯兩，」久而莫屬，郇伯曰：「何不曰『人生分外愁』？」范甚賞之。

大和八年，放榜多貧士，無名子作詩曰：「乞兒還有大通年，六十三人籠仗全。薛庶準前騎瘦馬，範ガ依舊蓋番氈。」

雍陶

〈字國鈞。大和末進士，後自國子《毛詩》博士刺簡州。〉

雍陶，蜀川人也，上第後，稍薄親黨，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峽，責陶不寄書，曰：「山近衡陽雖少雁，水連巴蜀豈無魚？」陶得詩悸赧，乃有狐首之思。

雍陶為簡州牧，自比謝宣城、柳吳興，賓至則挫折之，投贄者稀得見。有馮道明者請謁，詒閽者曰：「與太守故舊。」及引見，呵責曰：「與公昧平生，何故舊之有？」道明曰：「誦公詩，日得相見，何隔平生？」遂吟雍《白鷺》詩云：「立當青草人先見，行傍白蓮魚未知。」又「閉門客到常疑病，滿院花開不似貧。」「江聲秋入峽，雨氣夜侵樓。」雍聞吟，歡狎道明，遂如曩昔之交。

折柳橋在簡縣，初名情盡橋，雍陶典雅州日，送客至其地，問左右，曰：「送迎之地止此，故名。」陶命筆題其柱曰：「折柳。」因賦詩曰：「從來只說情難盡，何事教名情盡橋？自此改名為折柳，任教離恨一條條。」自後送別，必吟是詩。

李商隱

〈字義山，自稱玉溪子。為文多檢閱書冊，左右鱗次，號獺祭魚。時與溫庭筠、段成式輩相誇，號三十六體。〉

李義山少遊長安，投宿旅店，適主人會客，因召與坐，不知為義山也。酒酣，客賦《木蘭花》詩，義山后就，曰：「洞庭波冷曉侵雲，日月征帆送遠人，幾度木蘭舟上望，不知元是此花身。」坐客大驚，詢之，方知義山。

李商隱《淚》詩：「永巷長年怨綺羅，離情終日思風波。湘江竹上痕無數，峴首碑前灑幾多。人去紫台秋入塞，兵殘楚帳夜聞歌。朝來灞水橋邊問，未抵青袍送玉珂。」

商隱為彭陽公〈令狐楚〉從事，以牋奏受知。彭陽子綯繼相，惡商隱從鄭亞之辟，以為忘家恩，疏之。重陽日，商隱詣綯廳事，題云：「曾共山翁把酒卮，霜天白菊繞階墀。十年泉下無消息，九日尊前有所思。不學漢臣栽苜蓿，空教楚客詠江蘺。郎君官貴施行馬，東閣無因再得窺。」綯覩之慙恨，扃鎖此廳，終身不處。

韓偓父瞻，开成六年李義山同年也。義山有《餞韓同年西迎家室戲贈》云：「籍籍征西萬戶侯，新緣貴婿起珠樓。一名我漫居先甲，千騎君翻在上頭。雲路招邀回彩鳳，天河迢遞笑牽牛。南朝禁臠無人寄，瘦盡瓊枝為四愁。」偓小字冬郎，義山云：「嘗即席為詩相送，一座盡驚。句有老成之風。」因有詩云：「十歲裁詩走馬成，冷灰殘燭動離情。桐花萬里丹山路，雛鳳清於老鳳聲。」〈詩到李義山，謂之文章一厄，以其用事僻澀，時稱「西昆體。」嘗有《送宮人入道》詩云：「九枝燈外朝金殿，三素雲中侍玉樓。」按《入道祕言》曰：「立春日，清朝北望，有紫、綠、白雲者，為三元君。三素，飛雲也。乘八輪之輿，上詣天帝，侯見再拜，自陳乞得侍給輪轂。三過見元君之輩者，白日升天。」義山詩出此。〉

盧肇

〈字子發。登第時，或問由來，曰：「肇，袁民也。」或曰：「袁州出舉人耶？」肇曰：「袁州出舉人，亦猶沅江出鱉甲，九肋者稀。」〉

開成初，盧肇就江西解試，為試官末送，肇有謝啟云：「巨鰲贔贔，首冠蓬山。」試官謂之曰：「某恨人數擠排，深慚名第奉洽，何云首冠。」肇曰：「頑石處上，巨鰲戴之，豈非首冠？」一坐大笑。

盧肇與同郡黃頗齊名，頗富而肇貧，同日赴舉，郡守獨餞頗于郵亭，肇駐蹇十里以俟。明年，肇狀元歸，郡守大慚，會延肇看競渡，肇席中賦詩曰：「後溪久住思端午，館驛樓前看發機。鞞鼓動時雷隱隱，獸頭凌處雪微微。衝波突出人齊唼，躍浪爭先鳥退飛。向道是龍剛不信，果然奪得錦標歸。」

牛奇章納妓曰真珠，有殊色。盧肇初計偕至襄陽，奇章重其文，延于中寢，會真珠沐髮，方以手捧其髻，插釵於兩鬢間。丞相曰：「何妨一詠。」肇即賦云：「神女初離碧玉階，彤雲猶擁牡丹鞋。知道相公憐玉腕，故將纖手整金釵。」〈皇甫松，牛奇章公之甥，怨公不薦，為謗詩曰：「夜入真珠寶，朝游玳瑁宮。」真珠，即公侍妾名也。〉

李德裕嘗左宦宜春，盧肇以文見知。既拜相，舊例，放榜先呈宰相，王起問德裕所欲，答曰：「何問為？如盧肇、丁棱、姚鵠豈可以不與及第？」起遂依次放之。唐制，進士放榜訖則謁宰相，即榜元致詞。時盧肇首冠，有故不至。次乃丁棱，棱口吃，又形體小陋，迨引見，則俯而致詞，意本言「棱等登科」，而棱赧然汗發，鞠躬移時，乃曰：「棱等登，棱等登。」竟不能發後語，左右皆笑。翌日，友人戲之曰：「聞君善箏，可得聞乎？」棱猶不悟，友人曰：「昨日聞『棱等登，棱等登」豈非箏聲耶？」

張祜於甘露寺觀肇詩，曰：「不謂三吳經此詩也。」祜曰：「日月光先到，山河勢盡來。」肇曰：「地從京口斷，人自海門回。」因而仰伏。

王鏊富有才情，數舉未捷，盧肇等公薦於春官，乃旌鏊嘉句曰：「擊石易得火，扣人難動心。今日朱門者，曾恨朱門深。」聲聞藹然，遂擢上第。

裴思謙

〈開成初登上第。〉

裴思謙及第後，作紅箋名紙十數，詣平康里，因宿於里中，詰旦，賦詩曰：「銀缸斜背解鳴璫，小語偷聲喚玉郎。從此不知蘭麝貴，夜來新染桂枝香。」

許

開成初，進士許涯游河中，忽得病，夢至崑崙，見數人飲，招之，至暮而罷，賦詩曰：「曉入瑤臺露氣清，座中唯有許飛瓊。塵心未盡俗緣在，十里下山空月明。」他日復夢至其處，飛瓊曰：「何故顯餘姓名於人間？」坐中即改為「天風吹下步虛聲。」

薛逢

〈字陶臣。崔鉉相日，引直弘文館。〉

會昌中，薛逢累遷巴州刺史，人歌曰：「日出而耕，日入而歸。吏不到門，夜不掩扉。有孩有童，願以名垂。何以字之，薛孫、薛兒。」

薛逢晚年厄於宦途，嘗策羸赴朝，值新進士榜下，綴行而出，時進士團司所由輩數十人，見逢行李蕭條，前導曰：「回避新郎君。」逢輾然遣介，語曰：「莫貧相！阿婆三五少年時，也曾東塗西抹來。」

王鐸、楊收皆薛逢同年也。收作相，逢有詩曰：「須知金印朝天客，同是沙堤避路人。威鳳偶時皆瑞聖，應龍無水謾通神。」收聞之怒。王鐸作相，逢又有詩曰：「昨日鴻毛萬鈞重，今朝山岳一毫輕。」鐸又怒之。

趙嘏

〈字承祜。曾有詩曰：「早晚粗酬身事了，水邊歸去一閒人。」果卒於渭南尉。〉

杜紫薇覽嘏《早秋》詩云：「殘星幾點雁橫塞，長笛一聲人倚樓。」吟味不已，因目為趙倚樓。復贈詩曰：「今代風騷將，誰登李杜壇？灞陵鯨海動，秦苑鶴天寒。今日訪君還有意，三條冰雪獨來看。」

趙嘏嘗家於浙西，有美姬惑之，洎計偕，以其母所阻，遂不攜去。會中元為鶴林游，浙帥窺其姬，遂奄有之。明年嘏及第，因以一絕箴之曰：「寂寞堂前日又曛，陽臺去作不歸雲。當時聞說沙吒利，今日青娥屬使君。」浙帥不自安，遣一介歸之於嘏。嘏時方出關，途次橫水驛，見兜舁人馬甚盛，偶訊其左右，對曰：「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。」姬在舁中亦認嘏。嘏下馬揭簾視之，姬抱嘏慟哭而卒。遂葬於橫水之陽。

會昌末，陳商榜翰林覆落張濆等八人，趙渭南貽濆等詩曰：「莫向春風訴酒盃，謫仙真個是仙才。猶堪與世為祥瑞，曾到蓬山頂上來。」

令狐楚自翰林學士拜相，子綯自湖州召入翰林為學士，間歲拜相，趙嘏獻詩曰：「鶚在卿雲冰在壺，代天才業奉訏謨。榮同伊、陟傳朱戶，秀比王、商入盡圖。昨夜星辰回劍履，前年風月滿江湖。不知機務時多暇，猶許詩家屬和無！」

薛能

〈字大拙。會昌末進士，官徐州節度使。〉

薛能自負過高，從事西川日，每短諸葛功業，為詩曰：「陣圖誰許可？廟貌我揶揄。」又云「焚卻《蜀書》宜不讀，武侯無可律吾身。」又曰：「當時諸葛成何事？只合終身作臥龍。」譏李白曰：「我生若在開元日，爭遣名為李翰林？」又曰：「李白終無取，陶潛固不刊。」自題其集云：「詩源何代失澄清，處處狂波污後生。常感道孤吟有淚，卻緣風壞語無情。難甘惡少欺韓信，枉被諸侯殺禰衡。縱到緱山也無益，四方聯絡盡蛙聲。」〈能詩差勝蔡邕州，其佻矜相類。蔡譏四皓曰：「如何鬢髮霜相似，更出深山定是非？」薛譏孔明屢見於篇章，二子功名不終，亦略相等，當是口業報。〉

薛能獻僕射相公云：「清如冰玉重如山，百辟嚴趨禮絕攀。強虜外聞應破膽，平人相見盡開顏。朝廷有道青春好，門館無私白晝閒。致卻垂衣更何事？幾多詩句詠關關。」

赵璘儀質瑣陋，成名後為婿，薛能為儐相，乃為詩嘲謔，其略曰：「巡關每傍樗蒲局，望月還登乞巧樓。第一莫教嬌太過，緣人衣帶上人頭。」又曰：「不知元在鞍橋裏，將為空馱席帽歸。」又曰：「火爐床上平身立，便與夫人作鏡臺。」

秦宗權始為薛能吏，坐法笞背，薛因唱云：「素脊鳴秋杖，」良久不繼，因幕吏白事，續云：「烏靴響暮廳。」乃命決行。其後，宗權起兵，首捕薛，令舉前詩，因又續云：「刃飛三赤雪，白日落文星。」遂害之。

張揆

會昌中，有邊將張揆防邊近十年，其妻侯氏繡回文作龜形詩，詣闕進曰：「暌離已是十

年強，對鏡那堪更理妝。聞雁幾回修尺素，見霜先為制衣裳。開箱疊練先垂淚，拂杵調砧更斷腸。繡作龜形獻天子，願教行客早還鄉。」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